

胡永红:上海园艺有实力与世界对话

本报记者 金旻矣 沈敏岚

坐落于上海黄浦江畔、一向被认为是时尚新地标的“外滩三号”，日前迎来了一群与植物、园艺打交道的人。

在一场“植物改变生活”的公益讲座上，三位演讲者谈笑风生，两位金发碧眼的老外，来自于全球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，建园250多年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；唯一的一位中国人，来自于全球最年轻的植物园之一，建园才5年的辰山植物园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场“250岁与5岁的对话”，也有人说，这是上海园艺界与世界顶尖植物园的对话，“对话，缘于对植物世界共同的责任感，缘于对植物保育、最新数据技术运用的‘同一语系’，缘于对未来植物园愿景的一致追求”。而这场对话的上海一方，就是辰山植物园执行园长胡永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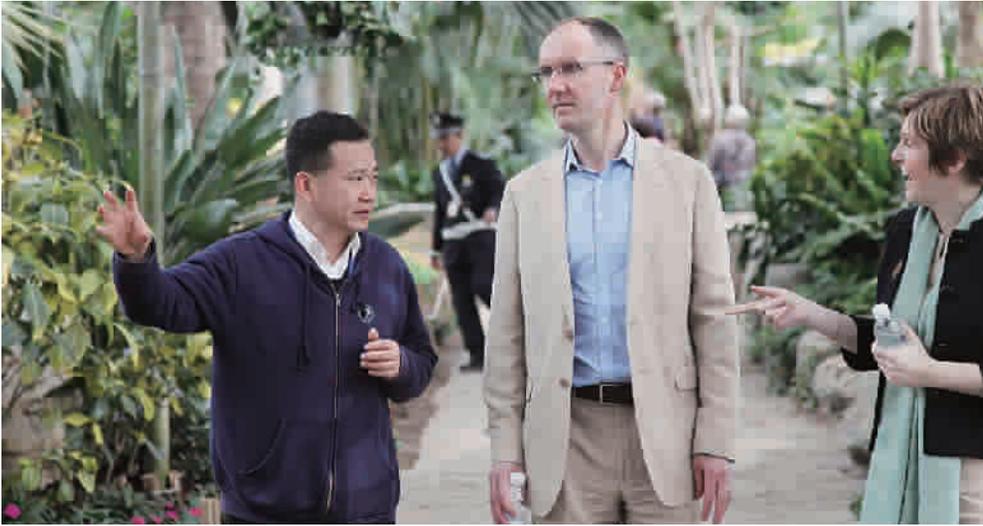
10年前“第一次握手”

时间倒回到讲座前，辰山植物园和邱园签订了合作备忘录，约定在数据分享、植物保育、园艺景观、科普教育、人才培养等方面，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。傲立于世界植物园“塔尖”的邱园，在挑选合作伙伴上“很挑剔”。之前，在中国，邱园仅与中科院签署了合作开展植物研究的协议。

23日那场“上海与世界园艺”的对话，其实在1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，那时，上海就把园艺目标瞄准了世界一流植物园。那是在2004年，上海生态建设重点项目辰山植物园开始筹备，胡永红担任总工程师。“上海要建设一流植物园，要去最顶尖的植物园取真经”。开明的绿化部门领导许诺他：“想去哪里学？你来挑，唯一要求，要把真经学回来。”

他挑了邱园。这是一片植物的宝藏之地，也是所有园林人心中必去朝圣的“麦加”。始建于1759年的邱园，原本是英皇乔治三世的皇太后奥格斯汀公主的私人皇家植物园。经过256年的发展，邱园如今已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级植物园，收集全世界约5万种植物，约占已知植物的1/8。它的植物科研、园艺、保育及科普教育等均位列世界领先地位，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备受欧美各国植物园推崇。

在7个多月的进修期内，胡永红由园长直接带教，“园长做什么，我就跟着学”。无论从培训时间，还是学习内容，都在邱园历史上绝无仅有。7个月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但令他开阔眼界，并与邱园建立良好的



■胡永红(左一)与英国邱园园长一行交流 沈敏岚 摄

的工作及私人关系。

“这次，邱园现任园长一见到我，就说‘咱俩见过面’。我们谈起当时的园长，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之后深入交谈，发现双方理念非常相近。”回忆起见面初的“破冰”，胡永红仍有些得意。

植物界的“维基百科”

邱园学习的经历，其作用并不仅限于“破冰”。更大的意义在于，它使胡永红见识了何为世界顶级水准的植物园，随后，胡永红学成归来，与上海园艺人一起，建起了世界一流水准的植物园——辰山植物园。此后，在挑剔的国际合作者面前，胡永红和他的上海园艺团队有了“专业自信”。

“在上海时尚地标外滩三号的同台演讲，上海辰山完全与邱园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对话，这是一场强者与强者的对话，是同行之间的互相欣赏”，胡永红说，250岁的邱园和5岁的辰山虽然在“园龄”上相差悬殊，但科研发展完全处在同一高水准上——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新技术，就是双方的共同点。邱园今后5年的科研规划，是打造植物的全球数据库，其优势是拥有750万份的强大标本数据。而辰山，标本数量在短短的5年间就达到10万份，尽管不如邱园多，但也有500万张照片，而且是标本在采集地、原生地的照片。更重要的是，辰山已经建起了一个标本库的互联网开放平台，任何人都可以对内容进行编辑、扩充，就像“植物界的维基百科”，未来可无限扩容。

“这是一个支撑植物保育研究的开放平台，就好比马云的淘宝，越开放，将来的空间就越大。”胡永红说，将来辰山和邱园就可以共享数据，联合开展科研科普工作。

或许是学者间的惺惺相惜，胡永红对手下的人才也极为重视。辰山植物园有位工程师刘凤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科普作家、果壳科学传播领域达人，微博粉丝有9万多个。他是不久前由胡永红亲自挖来的，为的是提升植物园的科研水平。一提起他，胡永红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连连向记者推荐：“你去看看他的微博，天文地理历史植物，他全部都感兴趣，每一条微博信息量都极大！”

就是这份对人才的爱惜，促使胡永红在这次与邱园的合作中，加入了建立“人才高地”的内容。双方计划，联合开办植物研究培训班，面向国内植物园从业人员进行招生。优秀学员将送往邱园培训一年并获证书，回国后将参与国家生态建设。

“现在国内的植物园都是‘千园一面’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人懂技术、懂植物。通过联合办班，可以提升基础水平和多样性，为国内园艺界培养人才。当然，我们既是贡献者，也是受益者。”胡永红说。

听懂植物“说话”

在胡永红的心目中，一个完美的植物园，应是一个能与植物互动、满载文化情怀及陪伴孩子成长的地方。此次与邱园的合作备忘录中，双方也将在这方面开展合作，共同引领行业发展。

植物会说话吗？胡永红用像诗一般的语言解释道：“以前我们总认为，植物说话只在开花的一刹那，人类能感受到它的美。不开花的时候，就没人关注。但现在，我们可以通过二维码等先进手段，认识植物的全部生长过程和背景信息，让游客随时随地与植物‘对话’。”这就是新型植物园的“互动”概念。

植物有文化吗？当然。胡永红

说，其实中国植物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，整个英国只有4000多种本土植物，许多植物都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、茶马古道过去的，比如郁金香、杜鹃、茶花、木兰等。古时，中国的植物提升了英国的花园水平，如今，他希望以植物为媒介，将中国元素渗透入其中，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。今后，邱园中将计划举办中国灯笼节、盆景节、工艺品节等节庆活动，在自然中融入更多东方元素。

“儿童园”培养植物迷

植物能影响孩子的成长吗？当然。邱园的现任园长至今还记得，四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置身于邱园时的感受，就从那一刻起，他决定要从事植物行业。胡永红说，好的植物园能培养孩子对植物的兴趣，提升年轻人从事植物行业的可能性，“一流的植物园，应该是好玩、有趣、潜移默化地传播植物文化，乐在其中、玩在其中的孩童，或许就有不少像邱园园长一样，在游植物园的快乐过程中，确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，就像球星，都是成长于儿时家门口那片绿茵场。”

“儿童园”这一理念又与邱园不谋而合，邱园的儿童乐园是这家顶级植物园最引以为豪的特色、亮点。

辰山将“儿童园”作为结合点，尽力打造好玩、有趣的植物园，希望能触发孩子对植物的兴趣，吸引他们探索自然。“树屋”就是一例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喜欢这座架于树杈上的小屋子。“树屋”下面还有个小岛，是水禽类的天堂。“小小动物园”则饲养着一些温顺动物，这是和沪上两家动物园合作打造的。“我们想提出这样一个概念，植物并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有植物才有环境，有环境才有人。”

博士·园长

胡永红的办公室，简直像个微型图书馆。一排到天花板的书架，占据了整整一面墙，架子上摆满了各类书籍，其中大部分与植物学有关，许多都是英文原版。

墙边，靠着一把小扶梯，每每谈到兴起或有争议时，他立马架起梯子爬上去，熟门熟路地抽出某本书，准确迅速地翻到某一页，“喏，就在这儿。”

这种严谨的学术习惯，是长年累月“做学问”留下的印记。胡永红是全国园林植物专业领域的第12个博士，1997年被上海园林系统引进后，成为上海第一个园林专业博士。行业内外熟悉他的人，都爱称呼他为“胡博士”，而不是“胡园长”。他也颇喜欢这样的称呼，不落行政职务的窠臼，带着点儿学者的气息。

胡永红爱科研，痴迷于植物，醉心于引种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。作为一名“博士园长”，他长年活跃在科研第一线，履历中的学术成果和奖项荣誉异常耀眼——

主持与承担国家地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30多项，发表论文137篇，出版学术专著3部，获专利6项；

筛选出170种宿根和75种木本植物，使上海绿化植物种质资源从500种增加到800种，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做出贡献；

领导辰山科研团队，聚焦园艺与生物技术、生物多样性、次生代谢与资源植物开发利用等三大领域，课题多达57项，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7项。发表科研论文150余篇，其中SCI收录30余篇；

先后获上海科技进步一等奖、二等奖，国家建设部科技进步一等奖，全国及上海市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生于1968年的胡永红，年逾不惑。古语云：“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”但在他看来，现代人寿命长，应将古人的境界往后推10年，“快50岁，我才真正达到‘不惑’，这才发现，幸福的生活不外乎健康的食物、干净的空气和水。”而辰山和邱园种种合作的最终目标，也正是为此而努力——共同保护全球的植物和生态。

望向窗外，辰山植物园内绿草茵茵、溪水淙淙。在他的植物王国里，胡永红将继续探索前行。

本报记者 金旻矣



辰山夏景 辰山植物园 提供